

抵达真实的两种路径

——谈水孩儿散文的个性与力量

●郭超

近日,2025年度中国散文排行榜及2025年度中国散文年会大奖公布,内蒙古作家水孩儿的散文《梦里花落知多少》入列排行榜第六位,《一个人的户口簿》斩获年度一等奖。此前,她的《内蒙古的风吹过冀东平原》获得2024年度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短短两年间,水孩儿三度登上国内散文界的重要领奖台,与梁晓声、刘庆邦、阿成等散文名家并肩而立。那么,在散文写作日趋多元、评判标准各异的当下,水孩儿的散文究竟是凭借怎样的特质,获得了持续而广泛的认可?

作为长期关注水孩儿创作的评论者,我认为,水孩儿的散文的最核心个性在于:以极致的“真”为底色,在“在地性”与“世界性”的双重维度上,完成了从个体生命经验向人类普遍情感共鸣的跃升。这既是一种写作姿态的选择,也是一种文学能力的证明。

一、“真”为起点:从废墟中长出文字

水孩儿的写作有一个无法绕开的生命原点——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她出生于河北省唐山市吴代庄村,大地震发生在她两岁时,却成为贯穿她整个创作的精神胎记。在她的散文中,地震从来不被当作遥远的历史事件来叙述,而是作为切肤的、持续在场的心灵创伤被反复书写。

读《内蒙古的风吹过冀东平原》,有些细节描写令人久久难忘:父亲因阿尔茨海默症住进内蒙古达拉特旗的养老院,夜半时分,他会从梦中惊醒,裹着被子蜷缩在地上,惊恐地呼喊“地震了”。“房梁折断”“孩子被压”“洪水袭来”——这些四十多年前的场景,在父亲混沌的意识中循环复现,如同一个永远无法醒来的噩梦。护工阿姨告诉他:“孩子们救出来了”,他转而哀求:“老二,老二还在树上!”

这些细节之所以具有震撼力,不仅因其真实,更因为水孩儿找到了一种独特的叙事伦理:她从末居高临下地“讲述”苦难,而是让苦难在人物的日常言行中自己开口。父亲的呓语、母亲的哽咽、废墟上捡拾砖头的身影——一切都被她以近乎纪录片式的冷静呈现在读者面前。著名评论家白桦曾评价她的写作“引导读者反观自身,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这种引导不是通过说教完成的,而是通过对生活本真状态的呈现实现的。

水孩儿曾在2016年出版的散文集《一朵云》的序言中写道:“来内蒙古十年,十年的时间会改变很多东西,唯一没有改变的是我性格里的那份真。”这句话可以视为她全部创作的自白。所谓“真”,在她那里至少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对生命经验的忠诚,绝不粉饰苦难,也绝不沉溺于苦难;二是对文字本身的诚实,不堆砌辞藻,不故作深沉,力求每一字都有千钧之力。

二、白描的力量:不写之写与不言之言

如果仅有“真”的情感底色,散文可能停留在个人倾诉的层面,难以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品。水孩儿的独特之处在于,她找到了一种与她的“真”相适配的修辞方式——白描。

作家吕波曾在《心灵深处的深情回望——评2024年度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获奖作品〈内蒙古的风吹过冀东平原〉》一文中说到,水孩儿的文字“简练有力,没有冗余的修饰,却能在寥寥数语中勾勒出深沉的情感和复杂的内心世界。她多用短句,力求每一字都有千钧之力,每一句都含万钧雷霆”。这种写作风格在《内蒙古的风吹过冀东平原》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试看她如何写一家人在地震后重建家园的过程:“几场风吹过,几场雪落下,孩子们就长大了。”仅用十几个字,便完成了时间的跨越,将岁月的艰辛与坚韧压缩进风雪的印象之中。

水孩儿的白描之所以有力,关键在于她深谙“不写之写”“不言之言”的写作智慧。她从不将情感和盘托出,而是通过细节的节制呈现,将更大的阐释空间留给读者。作家常耀宗在《地域与情感间的灵魂回溯——读水孩儿散文〈内蒙古的风吹过冀东平原〉》一文中指出:她没有写父亲如何进入养老院、如何生活和治疗;没有写自己因父亲的

病吃了多少苦、承受了多少压力;没有写父亲梦中惊醒给她造成了什么样的痛苦——但所有这些“难言之痛”,都通过对父亲病中行为和往事回望的平静叙述,被写入了文章的背后。

这种写作方式让人联想到史铁生。吕波先生将水孩儿的散文与史铁生的并置,指出二者共有“冷峻与温情的滋味”。史铁生善于从日常琐事中提炼哲理,水孩儿同样如此。但她比史铁生多了一层“在地性”的底色——她的文字始终扎根于冀东平原和内蒙古高原的泥土之中,从具体的、可触可感的生活细节出发,而非从抽象的理念出发。

三、地方性与世界性的辩证

水孩儿的散文近年频频获奖,其影响力甚至进入国际视野。2025年,她的长篇非虚构作品《忽然而已》荣获第二届国际冰心文学奖“世界华语文学奖”,与英国诺贝尔奖得主古尔纳、美国诺贝尔奖得主索因卡等世界级作家同列名单。这一荣誉的意义在于:水孩儿的写作虽然植根于中国北方最具体的土地经验,却能够跨越文化藩篱,触发普遍的人类共鸣。

这种世界性从何而来?我曾在《生根与远行:从北方土地到世界回响——论水孩儿文学创作》一文中提出“蒲公英式写作”的概念,用以描述水孩儿的文学路径:她的作品深深扎根于中国北方的土地,但其承载的关于生命与韧性的种子,却能乘着奖项与出版的“风”,飘向世界的角落,寻找心灵的共鸣地。换言之,她的写作不是通过迎合国际口味来获得认可,而是通过对地方经验进行最深情的挖掘与淬炼,将“地方性知识”转化为“人类情感的通用语言”。

《黄河好人》为例,这部作品讲述的是包头黄河边一支民间义务救援队30年来的平凡坚守。这无疑是“在地”的题材,但其蕴含的生命至上、邻里互助、无私奉献等价值,却具有跨越文化的普适性。正如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所言,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引导读者“反观自身,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当这样的作品被译介,它所传递的便不再是关于“中国好人”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人类美好”的

故事。

水孩儿散文的世界性,归根结底来源于她对“人”的深刻理解。无论是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还是黄河岸边的救援队员;无论是冀东平原上的父老乡亲,还是内蒙古草原上的牧民——她笔下的人物总是具体的、独特的,却又总是能够穿透时空的阻隔,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在其中看见自己的影子。

四、“个人史诗”与人类共鸣

综观水孩儿的散文创作,可以清晰地辨认出一条贯穿始终的生命线索——她从唐山大地震的废墟中走出,历经河北乡村的贫寒岁月,辗转至内蒙古高原开始新的生活。这一过程既是个人成长史,也是时代的变迁史。

学者王芳教授将水孩儿的创作概括为“个人史诗”与“人类普遍价值”的深刻共振(《烟火日常中探寻生活的真谛与历史的厚重——评世界华人周刊2025年度影视文学奖作品〈东家火西家烟〉》)。水孩儿的过人之处在于,她并未沉溺于私人化的苦难叙事,而是将个人经验,升华为关于人类如何在绝境中求生、重建、在苦难中提炼希望与爱的普遍经验。无论是《忽然而已》中那位“将泪水晒成菜里的盐,诗播进田里”的坚韧女性,还是《内蒙古的风吹过冀东平原》中那位一生都在盖房子却始终居无定所的父亲,都超越了地域性的私语,触碰到了人所共有的情感神经。

这种“个人史诗”的书写,在她近年的散文中呈现出愈发成熟的样态。首发《湖南作家》的长篇散文《梦里花落知多少》和首发《骏马》杂志的《一个人的户口簿》便是她对个体生命与历史记忆之间关系的持续开掘。这两篇作品能够在同一年度分获排行榜第六位和一等奖,证明水孩儿的散文创作已进入稳定而高质的阶段。

水孩儿的散文能够频频获奖,与名家并列,可以归结为:她找到了“真”的两种抵达路径——向内,是对自我生命经验的忠诚书写,以白描和留白的方式,让苦难自己开口;向外,是对人生价值的敏锐捕捉,将“地方性知识”转化为“人类情感的通用语言”。

从冀东平原到内蒙古高原,从《一朵云》到《忽然而已》,从国内得奖到国际认可,水孩儿的文学之旅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最诚恳的个体生命叙事,往往能够抵达最深远的人类共鸣。在散文写作日益多元的今天,她的创作实践为“中国故事如何走向世界”提供了一个值得珍视的范本。

水孩儿曾引冯骥才先生的话自勉:“挺起脊梁做人,背负责任作文。”读她的散文,我们能感受到的正是这样一种挺直的脊梁和自觉的担当。或或许是她区别于众多散文写作者的根本所在——她的文字里住着人,住着那些在历史洪流中挣扎、奋斗、从未放弃的普通人。而正是这些人,构成了这个时代最真实、最动人的风景。



时空经纬来处“建筑意”的美学走笔

——品读《无声大言——时空深处的山西古建》

●温智慧

《无声大言——时空深处的山西古建》是山西作家王芳的新作,2025年由三晋出版社出版,是一部以文学人视角解读山西古建筑文化的著作。

《无声大言——时空深处的山西古建》这部书共十三章,加上前言后记,是十五个篇目,22万字的作品体量。这部书以山西木结构古建筑为明线,串联起一场跨越几个朝代、长达664年的古建巡礼。从唐代的雄浑、宋代的婉约、金代的俊朗到元代的简约、明代的精工,在时间纵轴上构筑了一条清晰而坚实的山西古建编年脉络。

序言里谈到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共同提出的“建筑意”,此意非彼意,此意中有深意,作家在这部书中生动描写、躬身考察、潜心考证、全新研习,才有了这部书的落落大方。

为了内容精准,从所参考书目之众不难看出,作家下足了创作功夫。书中每一处建筑都有一路走来的文化唱和与文艺风流,以及一路走下来的保护与修缮,正是因有不少人为这些建筑倾注了相当的情感和心血,才有了属于它们的神采飞扬,与美学的、工艺的、设计的、技术的、时代的息息相关和精益求精,最值得称赞和继承的是浸润在诸多建筑之中的“工匠精神”的巧夺天工。当然,这部书的每一个篇目也注入了作家自己的理解与提升的输出与文学再建构,且标题颇具诗意,具备了应有的文学得体和文学建构。

从书中所参引的各种数据,以及建筑的各种设计风格、格局、用工用料的考量来看,每一座建筑都是一个集大成的个体的缩影,更是一个时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体现和浓缩,一切在建筑中呈现,神采各异、气象万千、大音希声,在对时空过往作以独有的陈述和各种信息的表达。这些信息需要人们来破译,要穿透历史的烟云,时空的经纬,亦步亦趋地进行考量、挖掘、发现与走笔,这样说的话,王芳这部书的书写,就是一个作家带着文化责任与思考所进行的一次文化与文学同频共振、相得益彰的贵

任行走,功莫大焉。

正是努力使然、汗水使然,当然不乏自身的文学天赋,才成就了今天的作家王芳和这部著作。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王芳在后记的开篇,仿若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终于写完了,历时一年!这是一句深沉的感叹,也是一次放下。这部书出版了,也意味着她的放下和再一次整装又出发。

王芳从山西上千座木结构古建筑中,选择有代表性的建筑——落笔,从建构美学、社会背景等诸多方面叙写。作品明线之下,暗藏三条交织错综的叙事线索,一步步把我们带回建筑现场:一是以确凿纪年为骨架的客观时序;二是通过建筑背后的时代风云——文化、经济与信仰等彼此碰撞,编织出一张宏大的历史网络;三是古建技艺自身的演变轨迹,从斗拱形制到空间格局的微妙蜕变,皆在时空的“禅叩”间悄然呈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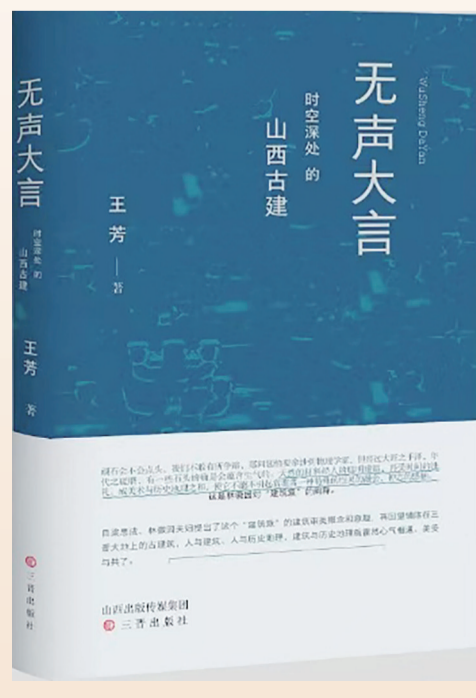
书中不仅谈历史烟云,也谈建筑美学、时代力量……无论从时光流转的过往、从美学传承的沿革、从工匠精神的执守,还是从选材用料的精微、从工艺技术的严格,抑或从遭存到保护、从历朝历代的经济人文……都有无可替代的专属性。这也是作者的用心所在。

作者将建筑瑰宝置于文化关照的叙事语境中,让木构的沉默之语,发出震撼人心的历史回响。每一处古建都不是单纯的建筑介绍,而是串联起朝代更迭、技艺传承与匠人心血的立体篇章。

这部书带领大家完成一次别样的山西之旅,这是王芳的庆幸。随着这部书引领艰难保存到今天的以树木为灵魂的木构古建筑,我们可以随着木头的呼吸而呼吸,随着木头的悲喜而悲喜。它们能顺利度过时空的烟雨、政权的更迭、战争的烽火、人为的破坏、文化的演变……它们是不容易的,还应该感谢为了它们的遗世而存付出的仁人志士,当然这也包括王芳所书写的内容。

“行走山西,山西也对我馈赠良多,研究和传播古建,我从此开始,将一直在路上。”这是王芳在书中的最后一句话,我想这不仅是她的文学信心,也是她的文化自信,更像是她对书友们的深情倡议。

读这部《无声大言——时空深处的山西古建》将引发什么样的思考,会激发什么样的行动,说不准哪天就会自然出发!这是属于读王芳这部书所领会的意蕴。



方寸藏日月 微光向远行

——评闪小说集《向春天的火车》

●素心

丙午马年的爆竹声中,一列《向春天的火车》载着我向着滚滚红尘、向着繁花似锦的新年出发了。很享受这种被文字牵引着,走进平行世界里另外一些人的人生,去体验他们故事的感觉。他们的喜怒哀乐于短小精悍的文本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迟占勇在他的这本闪小说集中或红尘高歌,或奇幻传记,或世间万象,或故乡风物,也可以是红色传奇。

说起闪小说,不论是在全国,还是在内蒙古,特别是赤峰,迟占勇都是一个引以自豪的名字,《向春天的火车》是他的又一本力作。迟占勇的创作成就,亦是赤峰闪小说整体发展水平的生动缩影。作为内蒙古闪小说创作的核心阵地,赤峰本土已形成极具影响力的“赤峰闪小说现象”,成为国内公认的北方闪小说重镇。作为本土闪小说创作的推广者和引领者,他付出了很多,也收获了很多。

在当代微型小说的版图上,闪小说以极致凝练的叙事,却拥有直击人心的力量,成为一道独特的文学景观。《向春天的火车》,又为这一景观添加了一抹极具美感的亮色。这是一本兼具了乡土温度、人性深度与艺术精度的佳作。整部作品集以短小精悍的篇幅,承载起厚重的生活质感与丰盈的精神世界,于方寸间勾勒世间百态,在细微处点亮希望之光。

迟占勇的闪小说,最动人的底色是红尘烟火气、人性的悲悯与哲思。他笔下的故事往往没有大开大合的社会背景描写,更没有激荡的戏剧冲突,却始终将笔触扎根于当下,扎根于市井巷陌与乡村田野,不浮躁、不空洞。他用最朴素的文字书写最真实的生活。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是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的普通人:爱护孩子的父亲母亲,勤劳的养蜂人、养马人,也有老邻居、老同事。他花费笔墨塑造的守望故土的乡邻,历经风雨却依旧善良的平凡生命,构成了他的创作主体。他们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柴米油盐、家长里短中,活出了最率真的人性之光。作者不刻意、不做作,却于悲欣离合中呈现生活的原貌,让读者在平淡的叙事中感受到底层生命的坚韧与温度。这种贴近自然、讴歌人性的创作手法,让作品摆脱了空洞的说教和僵硬叙事,拥有了直抵人心的力量。

我们知道,闪小说的核心魅力,在于“以小见大、言简意赅”,在极短的篇幅内完成叙事、塑造人物、传递其核心价值观。《向春天的火车》中的每一篇作品,都精准地践行着这一创作准则:开篇巧设悬念,抓住读者目光;叙事节奏张弛有度,寥寥数笔便勾勒出鲜活场景;结尾留白含蓄,余味悠长,留给读者充足的思考空间。

在承载着厚重历史记忆的《1938年的月饼》里,一块被悄悄藏在炕背见地洞中的月饼,不仅是乱世微弱的温情寄托,更成为一把撕开战争残酷真相的钥匙。那方小小的、本该甜润的月饼,裹着乱世最朴素的牵挂,也映照着山河破碎、人命如草芥的悲凉。娘与杏儿生死相隔、阴阳难聚,不是寻常的离别,而是炮火无情碾过亲情,碾碎家园最痛彻心扉的见证。作家用这段刻骨铭心的悲剧故事,无声控诉着战争对世界的摧毁、对生命的践踏,也在回望苦难的同时,深情歌颂、由衷褒奖着我们当下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安稳,让后人在历史的映射与隐痛中,更懂得珍惜眼前安宁,珍重平凡岁月里的幸福。

《消失了的世界》像一记温柔又清醒的耳光,把人从麻木里拽出来。作家用一场车窗霜花上的幻梦,构建了两个对立的世界:一边是不染尘埃、男耕女织的田园净土,一边是物欲横流、尾气弥漫的现代喧嚣。梦里的自己是格格不入的“外星人”,带着一身世俗的浮躁,闯入本该属于心灵的原乡;而当那片象征污染与破坏的黑云袭来,美好瞬间崩塌,梦醒之后,窗外依旧是车流滚滚、尘土飞扬的现实。文章没有激烈的指责,却藏着最深的叹息:我们亲手弄丢了最珍贵的自然与宁静,在追逐物质的路上,把灵魂落在了那个消失的世界里。短短600字,一个“外星人”的设定,道尽了现代人内心的孤独、愧疚与无奈,既是对纯净美好的深情回望,也是对当下生活无声的叩问。我们究竟在奔向何处,又失去了什么?

集中还有很多佳作值得细品:书写坚韧生命的《绝不放弃》;刻画民间情怀的《戏迷老郭》,都做到了短而不空、小而厚重,在有限的文字里,容纳了历史的温度、人性的深度与生活的广度。这种高度凝练的艺术表达,正是闪小说最珍贵的品质,也是作者创作功力的直接体现。

作品集以《向春天的火车》为名,本身便蕴含着深刻的精神隐喻。人们总是急着追问,去向何方,路在哪里?却忘记了观赏沿途的风景,那些风、云、炊烟与晚霞都是不可错过的人生体验。火车的价值在于行驶,是远行的载体,是前行的象征,承载着人们对未知的向往、对未来的期盼,而人生的价值在于美好的经历。春天,则是温暖、希望与新生的代名词,是所有困顿与阴霾的最终归宿。火车的每一次到站,都是为了一次出发,告别过去,才能遇见新的同路人,看见更辽阔的远方。在迟占勇的文字里,这列“火车”穿梭于乡土与市井,过往与当下,载着平凡人最朴素的愿望,一路向着光亮前行。书中的人物或许会遭遇挫折,会面临困境,也会在生活里跌跌撞撞,但他们却从未熄灭心中的光亮,始终保持着向善、向上、向前的力量。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内核,让整部作品集摆脱了叙事的限量格局,升华为对生命、对时代的叩问与观照。在快节奏、高压力的当下,为读者带来了治愈人心的力量。

在碎片化阅读成为主流的时代,《向春天的火车》为闪小说创作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范本。它既坚守了文学的审美品格与人文情怀,又适应了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实现了艺术性与大众性的完美统一。迟占勇用实践证明,闪小说绝非简单的“小文章”,而是可以容纳大千世界、承载人间真情的文学载体。他以乡土为根基,以生活为源泉,以善意为笔墨,将平凡日子里的微光汇聚成炬,照亮了普通人的精神世界,也让闪小说这一微小文体,在大地烟火中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